



集品作基爾高

奧羅夫夫婦

譯 揚 周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沽生

幾乎每星期六，剛在晚餐前，商人彼託紐考夫的懺悔破舊的屋子都成了一個猛烈殺害的襲擊的場所。從兩層地下室窗子裏，傳出一個女人的可怕的尖叫聲到狹小的院落裏來，這院落被破舊頹塌的小屋環繞着，堆滿了各色各樣的廢物。

「別管我！別管我！你這魔鬼！」她高聲地尖叫着。

「那麼放開了我！」一個男子的較低的聲音回答。

「我不放你，你這壞蛋！你這惡棍！」

「住嘴，放開我！」

「你殺了我我也不放——我不放你！」

「甚麼，你不？那末嘗嘗這個吧，你這異教徒！」

「救命！他要殺我了！救命！」

『那麼你放開我！』

『你儘管打我，你這狗，直到你把我打死！』

『我在匆促之間不能這樣做——你還會遭到比打死更厲害的！』

每當聽到這類對話的頭幾句，畫匠索契珂夫的學徒齊威克，他一天到晚在這院落的一個小屋裏孜孜不倦地塗抹和調合顏料，便火速地跳出來，他的老鼠似的小黑眼睛閃着光芒，他盡力吶喊，以致他的聲音響徹了院落——

『修靴匠與羅夫家裏又吵起架來了！』

這位小齊威克是一個各種奇遇和軼聞的熱烈愛好者。羅夫家一有糾紛發生，他就很快地跑到他們住宅的窗子那裏，俯伏下來，伸進他那玩皮的毛蓬蓬的頭和他那塗着朱紅色的和諸石色的瘦削的臉龐，儘量地伸進這陰沉的地下室去，好奇地觀察着在黑暗潮濕的洞窟裏進行的一切，從那裏發出一種霉爛的靴匠蠟和酸臭的漿糊的氣味。在這洞窟的地板上可以看到兩個人影，在地上互相扭打着打滾，呻吟和咒罵。

『那末你要殺死我！』女人這時喘息着，帶着警告的，透不過氣來的聲音。

『不要怕！』男人嘲弄地用一種被抑制的粗暴的聲調使她安心。

於是聽到落在甚麼柔軟東西上的沉重的擊聲；於是啜泣和嘆息和一個好像正在使勁移動一件重物的

男子的喘氣

「把甚麼都毀壞了！現在他又痛打了她一下——用靴襠，」齊威克叫喊着，觀察着地下室裏在繼續進行的一切，同時，聚集攔來的衆人——脚夫留特欽珂，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兩個裁縫學徒，和另外不取報酬的游藝的清客——都性急地想從塞加那裏知道一些消息，一會拉扯他的腿，一會拉扯他那滿臉着顏色的脖子。

「哦，現在怎樣了？他這時在把她怎樣？」他們總是問。

「現在他騎跨在她身上，把她的鼻子打進地下去，」塞加說明着，他用了真正鑑賞的心情去領會這戲劇中的每一動作。

衆人更擁近奧羅夫住宅的窗子了，他們燃燒着好奇心，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這場格鬥的所有的發展，而且，雖然他們熟知格里奇卡奧羅夫和他妻子作戰時的進攻與防禦的每一細節，但他們却總是露着同樣的駭異和驚奇。

「他可真是一個甚麼樣的魔鬼！他又在打她了，是不是，直到她皮破血流？」他們中間的一個問。

「她的鼻子已經滿是血了……在淌下來，」塞加報告他們。

「哦！哦！多可怕，他是怎樣個壞人呀！」有些女人充滿着同情地叫了起來。

男人們卻從一個更抽象的哲學的觀點來觀察這事體。

「他結果終會殺死她的。」他們說。

手風琴奏者用一種預言的語調評論着——

「他終有一天會拿一把小刀刺進她的身體；你們相信我的話吧。他常常打她會感到厭倦，終有一天他會在匆促之間了結一切的。」

「現在他已經放了她了，」塞加低聲說，從地上跳起來，像一個橡皮球似地跳到一邊。馬上他又在庭院的角落裏佔據了另外一個地位去觀察，因為他知道格里奇卡與羅夫快要出場了。

大部分的觀眾很迅速地走開去，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和這盛怒的修靴匠碰面。現在爭鬥既已結束，格里奇卡在他們眼中就完全失去了興味，加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碰見他，也不無危險。

結果，當奧羅夫從他的地下室出現的時候，院落裏除了塞加以外就差不多看不到一個人。艱難地呼吸着，他的襯衫撕破了，他的頭髮亂蓬蓬的，他那還在出汗和興奮的，臉上有着新的抓痕，格里奇卡與羅夫用充滿血絲的眼睛疑惑地向院落的四周環視着。他背着手，慢慢地向一部破舊的雪車走去，那雪車斜靠在一所頹敗的堆羊毛的小屋的牆邊。有時他吹着口哨，向周圍投着恐嚇的眼光，好像他正在向全體託紐考夫的屋子裏的居民挑戰似的。於是他坐在雪車上，用襯衫的袖子拭去他臉上的血痕。他一動也不動地默了許久，惡狠狠地望着對面屋子的牆壁，牆壁上灰泥已經剝落了，被畫匠柴契珂夫的徒弟們塗上了難駭的顏色，他們成了習慣，工作

一完畢，就在這部分牆壁上把他們的畫筆弄乾淨。

修靴匠奧羅夫約莫有三十歲的光景。他在微黑，壯健，彫刻精美的臉飾以黑的鬚鬚，下面露出豐滿紅潤的嘴唇。在一個凸出的鼻子上面，兩道濃黑的眉毛緊鎖着；一雙不安的閃爍的黑眼從眉毛下面顯露出來。垂到前額的捲曲的頭髮一大鬢一大鬢地披在他的棕色的健壯的頸項後面。奧羅夫是中等身材，背稍微有點駝——他的特殊勞動的結果，——筋肉豐滿，血氣旺盛；但是現在他坐在雪車上，好像沉在一種遲鈍麻木的狀態裏，茫然地凝視着雜色的牆壁，他的呼吸帶着艱難的喘息和震顫。

太陽已經不在院落裏了，那裏還瀰漫着一種朦朧晦闇的微光；油漆，墨油，酸醃菜和腐爛蔬菜的混合的氣味充塞在悶熱的傍晚的空氣中。從有兩層的住宅的窗子裏，傳來一陣歌聲和咒罵，響徹了院落，同時一個醉漢從角落裏把一個探詢的頭伸到窗外，在奧羅夫身上打量了一番，於是嘲弄地笑了一笑，便不見了。

到了畫匠們散工的時候了；他們打奧羅夫身邊走過，向他投以嘲弄的眼光，互相意味深長地使眼色，院落裏充滿了他們的珂斯特洛班士話的聲音。於是他們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一個去洗澡，另一個去上酒店。

隨後，裁縫從二層樓走下庭院來；這些半穿着衣服，兩腿彎曲的人們正在拿他們的畫匠伙伴的土話打趣。全院落又充滿了鬧聲，歡笑和戲謔。奧羅夫默默地坐在他的角落裏，沒有注意任何人，沒有誰走近他，沒有誰敢和他開玩笑，因為都知道在這時候他是像一隻發怒的野獸一般。

完全被陰鬱絕望的心情所支配，那好像壓在他胸上，悶塞了他的呼吸一樣，他生了根似地坐在那裏。

不時地，他的鼻孔脹起，他的嘴唇分開，露出兩排又大又黃的牙齒，一種不可解的難以形容的痛苦的感覺好像牢牢地抓住了他；紅色的小點在他的眼前搖幌。極度憂鬱的意識盤踞在他的腦裏，再加上一種對於伏特加酒的燃燒的渴望，他知道如果他喝了一點點酒的時候，他一定會感覺輕快得多的，但是他羞於在天還亮的時候穿著撕破了的襤褸的衣服在街上走過，街上所有的人都認得他是格里哥立·奧羅夫修靴匠呢。他有自尊心，不願拿自己當大家開玩笑的對象，但是他又不能回家去洗臉換衣——因為在那裏，受他虐待的妻子正躺在地上流血，而他現在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去看她的。

在那裏，無疑地，她正在躺著呻吟，而他感覺得她是一個殉道者，他對她犯了千百次的罪了。這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也知道就她來說，他自己應受譴責的地方很多，這樣一想，就愈益增加了他對她的憎惡。一種漠然的但在支配的憤怒的感覺咬噬著他的靈魂，勝過了所有的其他的感覺，同時一種無可慰藉的憂鬱壓著他的內心，他自覺地屈服於繫縛著他的沈重的苦痛，但對於苦痛，他找不出旁的治療法來，除了一品特伏特加酒以外……

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走過院落。他穿著一件沒有袖子的絲絨便衣，一件紅絨襯衫和塞在長統襪裏的寬襪；脚上是光亮的皮靴。他腋下挾著他那打在綠色的包裹的手風琴；他把他的黑髮撩起，他的帽子裝模作

樣地戴在一邊，他全部的容貌都閃耀着生的歡喜。奧羅夫喜歡他的輕快活潑，他的誠懇的樣子，和他的吹奏，他並且羨慕他那種無憂無慮的，愉悅的，隨便的生活。

「我迎接你，格里奇卡，榮耀的勝利者，從戰鬥中浴血歸來！」手風琴奏者戲謔似地叫着。

奧羅夫對於吉斯略科夫的戲謔並沒有生氣，雖然他聽到牠已經是第五十次了。他知道手風琴奏者並沒有惡意，不過是要跟他開一點兒小小的無傷的玩笑而已。

「哦，兄弟，你又演了普列夫納的腳色吧？」吉斯略科夫一聲問修靴匠，一雙在他面前站了一會。「呵，格里奇卡，你真是個憂鬱相的鄉下漢子呵！……跟我一道到有益於我們這些人的唯一的地方去吧……我們去共飲一杯吧！」

「還太早了呢，」奧羅夫反對，沒有移動他的頭。

「那末我懷着默默的渴望等待你……」吉斯略科夫說着，走開去了。

一會兒過後，奧羅夫便尾隨着他走去。他剛一離開，便有一個矮胖女人的形體從地下室湧現出來。一條手巾緊緊在她的頭上，僅僅讓一隻眼睛和一片面頰可以看見；她步履蹣跚地走着，倚靠牆壁，橫過院落，筆直走到一會兒以前她丈夫坐著的地方，恰恰在同一地點上坐下。沒有誰看見她的出現驚奇，他們都看慣了，而且他們知道她將坐在那裏，直到格里奇卡喝醉了，懊悔了，從酒店回來，她走進了院落因為地下室空氣太沉悶。

了，而且因為她還得在格里奇卡酒醉歸去的時候引導他走。

階梯是很陡峭的，一半崩塌了，曾經有一次，當格里奇卡從酒店回來的時候，他摔了一交，折斷了他的手臂，以致他有兩個禮拜不能做工，於是她爲了他們要活，不能不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當去。從那時以後，瑪特洛納便好好地照顧他。有時，這屋子的一個居民會走來跟她說話，這多半是留特欽珂，一個退伍的，有鬍鬚的下士，一個很有見識的可尊貴的「小俄羅斯人」，有着理得光滑滑的頭和紫色的鼻子。

他坐下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於是說道——「哦，你又挨了打嗎？」

「那干你甚麼事？」瑪特洛納用無情的語調回答。

「自然不干我的事！」「小俄羅斯人」說，於是兩人都沉默了一會。

瑪特洛納喘息着，好像甚麼東西堵塞了她的呼吸一般。

「想着你們兩個老是齟齬不清，多叫人惋惜呵！你不能把情形改變一下嗎？」「小俄羅斯人」又開口了。

「那是我們的事，」奧羅夫的妻子簡切地回答着。

「當然是當然是你們的事……」留特欽珂同意地說，點了點頭，表示他在這一點上是完全和她一致的。

「你是甚麼用意？」瑪特洛納用憤怒的聲調繼續着說。

「啦啦！你怎麼這樣大的氣，你不讓人家對你說一句話，每當我看見你和格里奇卡的時候，我總是對自

己說，他們是怎樣的一對啊！他們像兩條狗樣地互和咬弄着！你們兩人都應該每天挨兩次打，早晨和晚上——這樣也許打架的慾望會從你們腦裏敲出去吧。」於是他氣憤地走開去，瑪特洛納卻高興了；留特欽珂企圖和她親暱，在這院落裏引起好幾次的閒言風說了；因此她爲他所惱怒，正如她爲每個干預她的事的人所惱怒一樣。

留特欽珂，雖是上四十歲的年紀了，却邁着兵士的步子走到庭院的角落裏去，恰在這時，齊威克，那畫匠學徒，突然像滾球一樣地跑出來。

「她給帶頭你觸了吧，小叔叔！」他帶着少年老成的神氣對這位下土耳其語，狡猾地向瑪特洛納的方向丟眼色。

「你會觸我的霉頭的，假使你不當心的話，你懂得嗎？」「小俄羅斯人」威嚇他，雖然他實際上正藏在他的髻鬚後面笑着。他喜歡這個活潑的小孩，他是知道院落裏的一切祕密的，他實在樂於和他閒談。

「誰拿她都沒有辦法呢？」塞加接着說，並沒有注意留特欽珂的威嚇，繼續把他所知道的說出來。「瑪克西姆卡，那畫匠，也試過來的——但是他吃了苦頭，得到了甚麼呢？……一記耳光！……我親眼看見的……」

這個還未長成的，活潑的十二歲的小孩貪婪地吸取了他生活周圍的一切污穢和邪惡，正如海棉吸收浸着的水一樣；額上的纖細的繡紋表示了塞加齊威克是已經開始思想了。

院落裏天漸漸地黑了。頭上展開着方塊深藍色的天空，繁星的微光在天上閃爍，這個四面圍以陡峭的牆壁的院落看去好像是一個深坑一樣，在這坑底，瑪特洛納的形體坐在一個角上，縮成一團，在換了打之後休息，並等待她的酒醉了的丈夫的歸來……

奧羅夫夫婦結婚三年了。他們有過一個小孩，到一歲半就死掉了。他們都沒有爲這件事十分悲傷，因爲他們想他們不久又會得到一個，這樣地安慰自己。他們住的地下室是一間長大的，灰塵滿佈的房間，天花板上張滿了蛛網。緊靠門邊，正面朝着窗子，放着一個龐大的俄國式的爐竈。在牠和牆壁之間，一條狹窄的走廊通到一個四方形的房間，那裏，光線是從兩扇朝着院落的窗子裏來的。通過這窗，兩道朦朧的光線射進這潮濕、膠黏、死一般寂靜的地下室來……生活在甚麼地方，在甚麼遠遠，遠遠的地方流過；在這裏，在這個洞窟裏，祇有模糊的，沉重的聲音找着了入口，而且攪雜着院落的灰塵，用不成形的無色的波浪湧集在奧羅夫夫婦的心上。對着火爐，在飾以玫瑰花樣的褐色帷幔後面，擺着一張大的木做的雙重牀架；正對着牀，靠近對面牆壁，擺着一張桌子，奧羅夫夫婦就在這桌上喝茶吃飯，在牀和對面牆壁之間，在由兩道光線形成的框框裏，夫妻兩人坐下來工作。

蟑螂爬來爬去，細軟那把舊報紙黏貼在牆壁上的漿糊。蒼蠅在一切東西上面飛翔，發出憂鬱的嗡嗡聲，點綴着他們所留下的污點的圖畫，揮着微薄的綠色牆紙，顯得好像是暗色的吸墨紙一樣。

奧羅夫夫婦一天的工作在慣常的單調裏並沒有留下甚麼可願望的東西。瑪特洛納在六點鐘起來，洗了臉便去預備暖壺；這個器具不止一次地在戰鬥方酣時換了好些猛烈的狙擊，並且因此蓋滿了白鐵的補釘。當水在暖壺裏熱的時候，她已經把房間打掃乾淨了，準備好了早餐。於是她叫醒她丈夫來，到他起來洗臉時，暖壺已在桌上沸騰着，發出嘩嘩的聲音來。於是他們喝了茶，吃了整整一磅白麵包。格里哥立是個熟練工人，所以從不會沒有過工作。當他們在喝茶的時候，他分配這一天的工作；他做那需要熟手的比較精細的部分，他的妻子的部分是接燃爐線，完成一些不大需要熟練的工作。在早餐時候，他們也談到晚餐要吃些甚麼。在冬天，肚皮需要更多食物的時候，這倒是一個還算有趣的問題，但是在夏天，火爐爲了節省的原故僅僅於祭日和休假日生火，平常總是熄着的，他們大半是用冷食，喝汽水，鹹魚和洋蔥輪流調換；有時他們在院落裏的隣人的爐火上煮一片肉。早餐一完，他們就坐下工作。格里哥立跨在一塊蓋滿了碎皮的木頭上，瑪特洛納坐在他旁邊的一條矮凳上。起初他們總是默默地工作，他們有甚麼好談呢？有時他們也談幾句關於工作的話，隨後沈默又要統治半點鐘或半點以上的時間。錘子的敲擊和沉重的聲音相應，繩子穿過拉緊了的皮，發出尖銳的聲音來。格里哥立時常打呵欠，而且在每一個呵欠之後大聲地把嘴閉上。瑪特洛納歎息着，靜默下來。

常常地，奧羅夫唱起歌來；他有一個有力的金嗓子，而且唱得也不壞。歌詞在朗誦中從格里哥立的整個胸膛裏疾速地，悽婉地傾吐出來，牠們或則在大聲有力的哭泣中，平靜地浮泛著，那憂鬱的聲音從地下室窗子

憂傳到院落。瑪特洛納總是用一種柔弱的低音隨和着她的丈夫。於這樣的時候，兩個面孔總是帶着思慮的，憂愁的表情，而格里奇卡的黑眼睛也會漸漸地潤濕起來。他的妻子，沉浸在音樂的世界裏，在一種半意識的狀態中坐着，身體左右擺動；有時她會完全陶醉在音樂中，突然停頓在一個音節上，於是又徐徐地插入她丈夫唱着的歌詞裏。在這樣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覺到對方的存在；他們各自在把好像是他們那落落寡歡的生活的空虛和慘澹的東西傾吐出來，通過這歌詞，他們在替自己的半意識的感情和思想尋找發洩。時常，格里奇卡會突然訴說起來——

「噢！想一想我的生活，我的該詛咒的生——活吧！還有我靈魂上的創痛，那可詛咒的創痛！噢！這劇烈的創痛！這創痛和憂傷……」

但是瑪特洛納不愛這種訴說，她總是這樣反問他——

「你作甚麼要像狗樣地號叫，在這到處是死亡的時候？」

他立刻憤怒地回答她——

「蠻傢伙！你懂得甚麼——像你這樣的綱草包？」

「哦，號吧，號下去吧，而且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就吠吧！」

「住嘴！我難道是個學徒，你現在要來教訓我嗎？呃……你少管閑事！」

瑪特洛納看見他的兩眼憤怒地閃爍，他的頸上的青筋膨脹着。她沉默了一些時，不願意回答她丈夫的問話，他的憤怒像迸發時一樣快地消失了。她回轉頭去，這樣可以不碰見他那雙爲了剛才所說的殘酷的話而充滿了愛和自責的眼睛。她沒有注意他的和解的信號，而且雖然忍耐不住地期待着他的微笑，她卻恐怕他因爲她剛才和他鬥過嘴，而又發起脾氣來，嚇得全身都發抖了。但是帶着這種挑戰的心情對他坐落，眼看着他還是怎樣渴望和她和解，在她卻是一件愉快的事；這總像生活哩，這喚起了感情，使她的思想有了着落。

他們兩人都年青健壯，他們互相愛戀，互相誇耀。格里奇卡是那麼一個漂亮，誠實，強壯的漢子，瑪特洛納也是一個面貌清秀，灰色眼睛裏充滿溫熱同情的，矮小的女人；「一個好小女人，」如所有的隣人所常常稱呼她的一樣。他們互相愛戀，但他們的生活是那麼單調和厭煩，那麼毫無深切的興趣和外來的影響，否則他們也許可能各自排遣一下，變變花樣——那是每個人心裏的自然的慾望，一句話，可能生活下去。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男人和妻子，縱令他們有很高的文化教養，倘若沒有這麼一種內心的生活，這麼一種趣味，是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漸漸互相厭倦和煩累的。假使奧羅夫夫婦生活有目的，就算是爲了聚積資本，白費氣力把錢一點一滴地積蓄起來——生活對於他們也一定會顯得輕鬆一些吧。但是事實上，他們連這個興趣都失掉了，要不然，他們之間也還有個聯繫，因爲老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已經漸漸地熟悉了彼此的每個動作，每個姿勢。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並沒有把甚麼變化或刺激帶進他們的生活裏來。有時，在禮拜日，他們去看朋友，那些

人的生活也正和他們的一樣貧困和空虛；有時朋友來看他們，喝酒，唱歌，互相毆打。於是又是單調灰暗的日子，無窮的連續，正如不可見的鎖鍊的鏈環一樣，使這些人的生活變成慘澹了！他們工作，倦怠，而且沒有理由地彼此生氣。

「真是鬼生活！」格里奇卡時常說：「好像着了魔一樣，生活給了我們有甚麼用？工作和疲倦；疲倦和工作……」於是他沉默了一會以後，他又神色惘然，兩眼向下地繼續着說——「是的，這是上帝的諭旨，我的母親要生出我來……所以訴苦也沒有用了！於是我學會了我的手藝……幹嗎要這樣呢？……世界上沒有我，修靴匠不也够了嗎？……於是我成了修靴匠了……以後又怎樣呢？……這於我又有甚麼好處呢？……我坐這洞窟裏，縫綴靴子……不要多久我就會死了。城裏正流行着他們叫做虎列拉的病……也許牠會找到我們……過後他們祇會說這麼一句——『曾經有一個格里奇卡奧羅夫是作靴子的，得虎列拉死了。』……還有甚麼意思呢？幹嗎我一定要生活，作靴子，然後死去呢？……」

瑪特洛納默不作聲，當她丈夫用這種語調說話的時候，她總是皺着眉頭；她常常請求他不說這種話，因為這好像是在誹謗上帝一樣，上帝，他是最知道怎樣安排人們的生活的。有時，在不太過鬱悶的時候，她也會掉一兩句富於常識的話——「你不要喝酒，這樣你就會生活得好一些，你不要拿這些思想來驚擾自己。別人生活着，也沒有訴苦，他們儲蓄錢，開店舖，久後就做了自己的主人。」

「別再瞎說了吧，你這蠢婆娘！」格里奇卡會怒聲叫道。「祇想一想，喝酒是我唯一的快樂，我不喝酒怎能够生活呀？你說別人……請問，饒倖能够自立的人，你知道多少？我在結婚以前不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嗎？我老實對你說吧，給我這許多麻煩，使我生活痛苦的，正是你呀……你這醜蛙！」

瑪特洛納聽了這些話的時候感到自己受了委屈。他自然沒有說錯，他喝醉了的時候的確是暢快和蕩得多。她所說的「別人」祇是她想像的產物。他在結婚以前快樂得多，有趣得多，溫和得多……那也是真話……現在他簡直變得好像一隻野獸一樣了……「我真是這樣地拖累他嗎？」瑪特洛納獨自思量着。她的心爲這個苦惱的思想而疼痛——她憐憫起他，也憐憫起自己來，她走向他去，含笑地凝望着他的眼睛，於是把她的頭輕輕地壓在他的胸上。

「現在你看！她找機會來媚我了，這小母牛……」格里奇卡咕噥着，假裝着要把她推開。但是她十分知道他是不會那樣做的，於是更緊緊地壓着他。

於是他的眼睛會突然明亮起來；他會把工作丟在一旁，將她放在膝上，長長地熱烈地吻着她；同時深沉而低微地歎息着，好像怕甚麼人聽見了一樣，他一面在她耳邊低聲說——

「噢，瑪特立亞！我們像貓和狗樣地一道生活着……我們像野獸樣地互相扯打，作甚麼要這樣呢……這好像是我的命運一樣……好像每個人都是在某一個星宿底下生出來的，而那個星宿就是他的命運。」